

生活 喜剧

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派，作为面临着“中年危机”又怀才不遇的厨子，在家媳妇比自己年轻漂亮还成功，跟儿子称兄道弟还找不回辈分，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哪儿不顺眼，更倒霉的是一起撞车误会又让自己丢掉了饭店的工作，按理说该“否极泰来”了吧，没想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易拉罐又让他阴差阳错救了一个带着身孕自杀的小保姆，这起意外事件拉开了他所有麻烦的大幕……

一只空饮料罐砸在老范的脑门上

十分钟后，服务员叹了口气。老范却来了兴致，打着拍子，低声吟唱上了：“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到什么时候——对，就这句：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的妈！你在蛋糕上写上这句话。”服务员又没表情了：“你准备订个多大的蛋糕啊？！”“哦，也是哈，写不下……给个建议，给个建议，我今天脑子有点儿乱！”“生日快乐！”老范一拍大腿：“精彩，就是它了！”

订好了蛋糕，老范就在那儿等着。冷面服务员来说蛋糕要两个小时才能做好。老范一琢磨，得出去转转。走出蛋糕店没几十米，老范就被人叫住了。一个路边修鞋的小鞋匠坐在墙角，冲老范招手：“师傅，师傅！”老范停下回头：“叫我？”鞋匠点头：“啥事？”“该修修了。”鞋匠一指老范脚上的鞋。

老范低头，但没看脚，看的是车，他抬头又打量一下鞋匠，推着山寨车走了过去。“你这儿也修车吗？”“车我不懂，我懂缝鞋。”鞋匠盯着老范脚上开了线的皮鞋，无法移动目光。“我说嘛，还以为你叫我是能修我这电瓶车呢！行，反正也得等蛋糕，趁这工夫，你给我拾掇拾掇吧！”老范支好车，往鞋匠面前的马扎上一坐，脱下一只鞋，换上鞋匠递过来的塑料拖鞋。鞋匠边修鞋边跟老范聊天：“买蛋糕，给人过生日？”“嗯哪。”“谁过生日啊？”“我老丈母娘，六十六啦，大寿！”鞋匠抬头，瞅瞅老范的脸：“老哥行啊，你娶的是小媳妇吧？”

老范不禁有点儿小得意：“嘿，比我小八岁，总经理……开婚介所的。”正说着，忽然从天而降一只空饮料罐，“啪”的一声正砸在老范的脑门上，不偏不倚，幸亏老范手懒了一把，没摘头盔。老范被吓了一跳，抬头向上望：“谁呀？往哪扔啊？！”

身后是一栋高层建筑，大约在十楼的窗口，露出一个小孩的脸，手舞足蹈地乱比画着，似乎还挺开心。老范站直了身子冲上面呵斥：“谁家孩子啊？怎么乱扔东西？！危险！幸亏我戴着头盔呢，不能这么玩呀孩子，别扔了啊！”鞋匠对范春雷说：“来来，给我踢过来，这是第二个了，一个五分！”老范挪了挪马扎，又坐下。“五分？这要不是空罐子，你就得花大价钱了！”又抬头瞅瞅楼上，孩子不见了。“电话！电话！”老范兜里的手机响了。老范掏出电话：“哎，领导……”话筒里传来丁小婉的声音：“你干吗呢？”“给咱妈等蛋糕呢，趁这工夫，我在给修鞋的创收呢！”

“少贫。”小婉说了一句。接着跟老范说她妈今年不想去饭店过生日了，就在家里吃。该老范这个厨师露一手了，考验他的时候到了。“放心，一切尽在掌握。”老范雄心勃勃，意气风发，“嗨，丈母娘真开通，这么大的日子都从简了。”“少废话，我妈不开通谁开通啊，还不是惦记着给咱省俩钱？我可告诉你啊，不去饭店归不去饭店，但菜码要硬……”小婉叮嘱。“明白，你就等好儿吧，四凉，十热，十四道菜。我给老人家来个最拿手的豆腐宴……”“行了行了，还吃豆腐？我妈吃我爸做的豆腐都吃了一辈子了！”“啊？也对啊，咱爸做了一辈子豆腐，肯定……对，老娘都吃腻了，那行，行，你替咱妈点个硬的吧。油焖大虾？行……会，会会会，四喜丸子？那最拿手！江鲤鱼？哎呀，撞到我枪口上了……还有什么指示？明白明白明白！放心，我立刻买……”老范拿着电话点头哈腰。

临了小婉警告：办完事麻溜回家，别到处得瑟。她下了班就过去，眼瞅就下午了，别磨磨唧唧的。特别说明，不许老范瞎管闲事。

正唠叨着，老范忽然大吼了一声：“少教育！”原来一个易拉罐砸在了老范头上。老范吼完，忽然意识到是在和领导谈话，马上把话筒贴在耳朵上，温柔地解释：“我没说你……”他话音未落，居然又一个饮料罐砸在了他头上！老范手一哆嗦，手机掉在地上摔成了粉碎性骨折，小婉尖厉的问话声也就此中断。老范心疼地捡起裂成几块不规则形状的手机，冲着楼上的孩子喊：“咋回事啊你？”楼上人影皆无。

老范气冲冲地转身上楼，一只脚皮鞋，一只脚拖鞋。鞋匠看着这情形，笑嘻嘻地饶有兴致。

老范气哼哼走进楼道，门口保安看着老范的造型直诧异。老范走到电梯前，刚要伸手按电梯按钮，猛然看见电梯门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维修中。老范这个郁闷啊，左顾右盼了一番，没辙，要上去还得爬楼梯。老范一咬牙：跟他没完。转身朝楼梯间去了。



生财之道

该书从理财目标、存款、信用卡、银行理财产品、基金、股票、房产、留学、购买黄金等诸多方面，构架整个家庭以及普通人的实用理财的脉络，可作为大众理财的普及扫盲版本，改变了“只有富有阶层才有理财之需”的概念。

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我们知道了为什么要理财，也明确了理财目标，了解了制定目标的方法。然而，同样年龄、同样性别、同样收入、同样家庭构成的两个人的理财方法可能大相径庭，因为他们的目标不一样，生活方式和对风险的承受程度不一样。一样的，当他们开始的时候，都得量量脚，好决定穿多大的鞋，让这一路上走得舒服一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量脚选鞋吧！

您有多少钱？

我们所说的“脚”就是资产，或者再通俗一点，就是您有多少钱。当然这里的钱绝对不只是现金，所有能生钱的都算。如果这样说，您会告诉我，我自己最能生钱啊！聪明！您其实就是自己最大的资产。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我们今天先说狭义的资产，到底包括哪些呢？

要量这双脚，一把尺子可不够，至少得两把，也是家庭的两张表，一张资产负债表，一张现金流量表。

家庭资产负债表反映的是家庭在某一时期的财务状况。通过资产负债表，可以清楚了解家庭资产的规模、流动性状况、长短期的偿债能力，可以梳理家庭资产种类，发现闲置资产，进行家庭理财规划，优化家庭资产结构，计量理财目标实现的进程。

所谓现金流量表，通常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的现金收入与支出的变化情况。这个时期通常是指一年。现金流量表能够反映家庭的盈余状况、存款余额等信息，从家庭收支情况判断家庭的存款能力、资产运营能力、偿还债务能力以及生存（养老金）保障能力等。

资产有两类，可以分为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

买了房就没资产了吗？曾有个MM眨着美丽的大眼睛，悲

伤地对我说，我刚买了房子，已经没有资产了。于是，我的眼睛睁得比她还大。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房子是我们最大的实物资产啊！就算这房子是贷款买的，它也是属于您的资产。贷款购买的汽车也是，钱是您借的，东西可是实实在在的，贷款的钱怎么算，那是后面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两年前贷款50万买了一套80万的房子，现在已经涨到120万了，贷款也欠着30万，那么我现在的房产应该怎么算呢？

首先，资产是您能用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拥有的和能控制的都算；其次，不论资产还是负债，都是站在当下这个时点上，按现值计算。也就是说，如果您把房子卖了，就可以获得120万的收入，所以如果您只有一套房子，实物资产应该是120万，去掉贷款，您还有90万。

如果您是那辆20万买的开了三年的爱车，对不起，降价加折旧，计个12万就差不多了。

实物资产还包括收藏品、字画、古玩、珠宝等。您那些诸多昂贵的品牌时尚首饰就不算了，周大福的总经理黄绍基曾告诉我，钻石要1.5克拉以上才有价值和收藏的价值，哪怕您3000块钱买的CHANEL，也基本不属于珠宝一类的了。

此外，具有投资价值的家具也包括在资产里面。如果您的家具是古董，或是什么紫檀、酸枝、黄花梨之类的，那就应该算是实物资产。但像电视机、冰箱一类的，如果在企业的会计处理上，归属于耐用品，也就是从您买来那一刻起，就已经走向贬值的不归路啦，而资产可是一条越走越宽的康庄大道。

看看咱家的金融资产

再来看看您的金融资产。在金融资产里面，依据资产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



性的不同也有具体划分。

比如，我们可以把资产分成固定收益类和浮动收益类。固定收益类包括存款和国债等。银行存款肯定是您的资产，银行的存款不论活期、定期，它的利率是固定的，就是未来在约定的时间里，您的本金和利息是确定的，我知道一年之后我有多少钱。国债、企业债也是确定的，两三年期是多少收益率，五年期是多少收益率。债券型基金分为两种，有纯债基，只投资固定收益类产品，风险较小，收益比较固定，另外也有可投资股票的，其中又分成只打新股的和既可以打新股也可以炒股票的，上面这几种债券型基金的风险逐级递增，其中的差别要心里有数。

浮动收益，像股票、偏股型基金，它属于浮动收益，既能涨200%，也能跌80%，波动比较大。实际上我们不仅要理清楚，什么是金融资产，什么是实物资产；还要理清楚，哪些东西是稳健的，哪些东西是高风险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权益类资产。就好像您买了7只基金，以为分散了风险，放心地洗洗睡了，仔细一看，全是股票型，其中4只还是一个公司发行的。您说，风险分散了吗？

其实这仍是一个篮子，这个篮子就是权益类资产，而且是波动率很高、风险很大的权益类资产。

惊悚 悬疑

上世纪六十年代，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我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一纸密令，我们不明目的、不明地点、不明原因，来到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该书描述了地心1200米深处令人窒息的秘密——勘探队员永生难忘的地质实录。整个故事神奇诡异、悬念迭出。

我和王四川随即鱼贯而入

我们在铁舱里犹豫了很长时间，到最后，还是王四川的一番话提醒了我。他说，按照我刚才的说法，袁喜乐和陈落户消失唯一的唯物主义解释，就是他们跑到外面的巨大冰窖里去了，我们不能丢下他们不管。王四川的责任心是我这辈子最钦佩的品德，当然他的话里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这里的事情袁喜乐肯定经历过了，她的神志又不清醒，那她刚才的行为，很可能就是在重复她上一次

一次的逃跑过程，如果能找到她，说不定她能带我们逃出去！

我同意了王四川的建议，但这个时候，副班长还是昏迷不醒，我们商量了一下让马在海留下，然后我们匆匆吃了点东西，把睡袋裹在身上，集中了几支手电的电池，这才出发。

大概是因为那层冷雾的关系，我们一开始以为外面的空间会很大，却没想到我和王四川哆嗦着沿着我来时候的铁丝网田垄又走回去了一段，就已经看不到2号铁舱的舱门了。王四川第一次出来，注意力都被外面混凝土池里冰冻住的黑色影子吸引了，我也一边走一边看，可还是看

不清那些东西。

我们走到一个地方时，王四川提议走上边混凝土池和混凝土池中间的“纵向”田垄，这些长条的混凝土突起，一直通向雾气的深处，走在上面虽然比较难保持平衡，但是比踩着冰走要现实。

我们顺着这些东西又走了很长时间，来到这个空间的边缘，发现靠墙的地方安置一些不知名的机器，上面全是冻霜。很多管子从这些机器里衍生出来，插入到混凝土水池的冰里。我猜测这些就是用来制冷这空间的压缩机，我们顺着边走，走了没几步就看到一个开在混凝土上的大型门洞。那门上写着很大的：53，谋略。这和我们在暗河第一段从石头下挖出的那道大铁门几乎一模一样。

因为冷，门几乎都冻住，只能打开容纳一人进入的缝隙，我和王四川随即鱼贯而入，里面的温度要高一点，雾气特别的浓。门后是一个铁皮走廊，很高，王四川在里面又发现了东西。发现那些铁皮上被人用手擦过了，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印迹，还在地上看到了两对清晰的脚印。我顿时兴奋起来，这下可找到袁喜乐的线索了。

跟着这些痕迹，我们加快了脚步，跑了一阵从出口出来，来到一处平台上。然后由平台边上的铁丝梯，下到了下方的吊装车间，那里到处都堆着器械。我们打着手电，不知所措地在里面搜索，日本人在东北留下的建筑，少有保存得如此完好的，这里的情况实在有点奇怪，难道日本人当时离开得过于仓促了？

不久我便在一段墙壁上，看到了大量

粘帖上的东西，仔细一看，发现都是日文的计划表，以及一系列我看不懂的结构图。这些图纸上都有少许霉斑，整个儿已经发黄酥软了，一碰就整片整片往下掉。我不敢多动，就对王四川说，这里肯定是小日本组装“深山”的地方，王四川说，那把这些东西运到上面去，肯定有一个巨大的升降机，我们得去找找，说不定那就是出路。

我们边走边看，到一处地方的时候，墙上贴着的一些黑白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中有一张照片上，有十几个中国的劳工，骨瘦如柴，他们正拖着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从水里拖出来，还有一半在水里，黑黑的好像一团水母，一个日本兵在边上查看。因为照片太模糊了，我实在无法看清这些人在看什么。

我刚想叫王四川过来一起看，却发现他也在叫我，他已经走到了很远的地方，正把一块篷布掀开，里面正露出一只惨白的人手。我过去帮他吧篷布扯开之后，发现下面是一具穿着工程兵军装的尸体。那是一张年轻又陌生的脸，我认不出他不是和我们同期进来的四支队伍中的人，不过看尸体的腐败情况，最大的可能还是袁喜乐的尸体，这样算我们发现的尸体，我们已经找到了三个人了，两个死了，一个疯了，那其他的人又在哪里呢？

我们发现尸体上有许多血，就解开了他的衣服查看，这才发现他的背上有两个大拇指粗的血洞。王四川的黑脸变白了，这明显是枪伤！这太不正常了，有弹孔就有开枪者，也就有开枪的理由，但是在这里？谁会开枪杀自己的战友？难道，真的有什么特？

